

领会《决定》精神 畅谈文化前景

□本报记者 李晓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社会公众发布后,引起广泛关注。《决定》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其中,关于“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论述,阐明了未来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关键领域和突破重点。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如何进一步破解文化产业的发展瓶颈,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成为文化建设领域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着眼点,也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根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表示,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无论怎么改革,文化一定要为人民服务。文化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有所不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利润占有很大比例,强调产出效益。而对文化体制改革来说,如何为人民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才是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要将能推向市场、该推向市场的,交由市场来决定。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优化文化市场体系结构。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决定》的一大亮点。具体到文化建设领域,就是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因此,要理顺两个“体系”的关系,打破各行业之间的壁垒,通过公平竞争激发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部副部长李怀亮谈到,《决定》强调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实际上是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延伸,目前的提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加突出文化企业的主体地位,这是为企业松绑,调动企业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要完善配套政策,为企业减负松绑,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本报讯 11月16日,第二届中国金融文学奖、第一届金融文学新作奖(华夏银行杯)颁奖仪式暨金融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中国金融作协主席阎雪莹等出席活动。

此次评奖共评出第二届中国金融文学奖作品38部(篇、首),第一届金融文学新作奖3部,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影视剧本、纪实文学等题材,体现了文学对金融领域现实的关注和对金融人物精神风貌的反映。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金融领域成为时代的重要表征,也是文学创作的重点领域和不竭的创作源泉。金融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目前金融文学作品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因此,加大对金融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引导、激励和推介的力度是文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中国金融作协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为发展金融文学提供了良好平台,致力于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引导广大金融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研讨会上,与会者就金融文学创作的有关话题进行了交流。大家表示,要充分发挥广大金融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作特长,推动金融文学稳步发展。

(欣 闻)

专家研讨凌鼎年微型小说创作

本报讯 11月10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江苏省作协等单位主办的凌鼎年微型小说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以及郑宗荣、杨晓敏、陈雪嵘等出席。30余位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

凌鼎年是江苏太仓人,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迄今已发表作品800余万字。与会者结合凌鼎年今年新推出的微型小说集《那片竹林那棵树》,对其微型小说创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大家认为,凌鼎年的作品讲究“言外之意”、“题外之旨”,值得细细咀嚼和回味,诠释了微型小说的“知微见著”和“微言大义”。《那片竹林那棵树》涉及历史、现实、文化、家庭、官场等各种题材,涵盖面十分丰富。艺术上,既运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又借鉴了黑色幽默、荒诞派等实验文体。

研讨会上,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凌鼎年与小说》同时首发。

我国的小小说创作近年来不断发展,中国作协重视和支持小小说的创作,采取了相关扶持措施。2010年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就将小小说纳入鲁迅文学奖的评奖范围,明确了小小说可以结集形式参加评奖。

(范 得)

音乐会《人民的毛泽东》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12月25日晚,由国家大剧院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人民的毛泽东——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届时,艺术家们将以精彩的演出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据介绍,音乐会《人民的毛泽东》以精美、深情、节俭为总原则,力求在文学创作、音乐设计和编配上凸显特色,带给观众以震撼的视听效果和强烈的心灵共鸣。整台音乐会以毛泽东诗词为主要题材,勾画了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的多个重大事件,涵盖了独唱、男女声二重唱、领唱与合唱、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音乐会上,观众可以欣赏到《东方红》《浏阳河》《七律·长征》《延安颂》《沁园春·雪》《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深》等歌颂毛主席和根据毛主席诗词创作的经典音乐作品,以及《人民万岁》《人民的毛泽东》等感人肺腑的配乐诗朗诵作品。

此次音乐会的创作团队可谓阵容强大。音乐会由曾庆淮任总策划,陈维亚任总导演,朱海、徐沛东、李海鹰、李凯、陶雷、沙晓岚、何懿等均在主创团队之列。音乐会不仅有阎维文、宋祖英、刘斌、廖昌永等知名歌唱家助阵,还有曲丹、金婷婷、泽旺多吉、阿鲁阿卓、王二妮等青年歌手参演。音乐会由周涛、瞿弦和主持,余隆担任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院将参加演出。

本报讯 在不少人的希冀中,中国近几十年社会生活发生着历史性变革,这样的时代,当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并期待诞生新的文学经典。然而,优秀作品的产生和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一定遵从同一路径,优秀作品仅出自作家之手,而文学经典则涉及作家、作品、读者、批评家等众多因素,且须经时间的检验。优秀作品走向经典化,须经重重考量,可谓任重道远。

首先遇到的便是价值理念问题。

以前囿于各种历史局限,若干非关文学的社会性因素干扰着经典化的进程。而今一项较迫切的工作就是对这些羁绊的剥离,进而凸显文学经典的基本价值理念。丁帆认为,以前也称有的作品是经典,但再过几十年重新写文学史时,会发现那是伪经典。这就牵扯到一个文学史价值观的问题,如果价值观不定好位,搞文学史像玩魔方似的重新组合,对人们正确认识文学发展历程没有用。张清华认为,我们不断建构当代文学知识谱系的过程,其实也包含对原来形成的一些历史定见的颠覆,依据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人性。王彬彬说,科学技术可能对文化或文学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同时代人的生活样式,但人性是始终不变的。人性仍是考察文学经典的重要价值尺度。再一个尺度便是文学性。王彬彬进一步谈到,这个尺度很传统也很朴素,即经得起细读的作品就是好作品,才有可能经经典。假使某一特定时刻让作品风光荣耀的种种外部因素都去掉之后,只能回归语言本身。

其次是对经典认知问题,即经典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在张清华看来,自古以来被大家共同认定的绝对经典是少数的,如《红楼梦》、莎士比亚戏剧等,但多数的是相对的经典。比如那些在特殊历史阶段产生的所谓“经典”,所有文学史书写的知识谱系架构都绕不开,我们既要怀疑它,同时又没法舍弃或超越,只能做出合理的折衷。

唐晓渡说,过去理解的经典有着神圣的意味,对当下写作有垂范性意义。但整个社会文化历史语境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有时一些经典显现的是对于未来的精神象征意义,却不一定直接从其写作的示范当中获益。这便是文献意义上的经典。最具合法性、最有效的经典首先是靠作品本身来说话,这确实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人文环境和价值评判标准,而不能太喧哗,我们才能听清它的声音。但事实上我们很难避免这种局面出现。这要求我们在多元化价值语境当中,能坚持一个相对稳固的尺度。

周景雷希望能处理好阶段性的经典化和历史性的经典化之间的关系,因为典型的文学史写作涉及的经典作品常常代表一个时期的最高文学成就,还需要关注到更大范围,才能真正全面地反映那个时期整体的文学状况。

陈晓明说,没有经典,何来文学史?没有文学史,何来经典存在的语境?由此可见,经典化和文学史本身包含着当下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现在的文学被分成不同类型,处于不同格局,无法纳入一个统一的现场。不论从哪个角度去接近,都会遇到种种困难。现在纸媒体下的经典化概念在未来是否有效,都是无法预期的,因而我们只能立足当下,怀着自己的价值理念,建构自己理解的文学经典,书写自己理解的文学史。

孙郁也坦承,要想达到统一认识确实很难。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要用我们的生命热情和优秀文本进行对话。在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应当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也能容得下不同的声音。而建立良好的对话空间,涉及到学术生态、文化生态等。也许我们不可能写一部没有遗憾的文学史,但通过努力可以做到让遗憾少一点。

程光炜就资料积累问题谈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比较简单、随意,不重视资料的积累和考证,让人看不清优秀作品的来路和脉络,而且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于经典的评判和认知。

汪政提出,过去人们分析问题,由于技术手段有限,只能局限在某个领域,依照某一个标准,通过比较单一的甚至固化的渠道来实现,自以为这样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并以此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而当下的大数据概念是在不同的点、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对象和渠道采集数据并进行分析。这种概念也可以加入到作家作品经典化与文学史研究的创新当中。比如文学数据的采集,它的范围应该有多大,哪些东西能影响我们的经典认定和文学史书写,也许会改变我们传统的文学看法。

吴俊说,人们可以以各种理由和动机来谈经典化的话题,但必须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比如杜甫、白居易的一些唐诗中,对当时的社会情状有很大的针对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人认为那些现实性强的、对社会生活密切关注的作品,就可能会有经典化的品质或地位。但是回过头去想,我们读杜甫和白居易的那些作品,其实是不会考虑这些作品所针对的现实环境的,它们表达的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状态,其中那些类似伤害民众等事情已经被抽象化了,成为很长一段人类历史当中的普遍现象。所以读这种文学经典,会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呼唤我们对生活、对人性的理解和感受。

我们有很多经典化的冲动,但作品是否真正具有经典品质,考察时必须依据必要的学术规范,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学史研究阐释的逻辑。

张学听说,经典化应是一个过程,而时间是最好的炼金术。很多时候,人们对待文学凭一种惯性思维,常常会形成有意无意潜在的干扰。在多变的时代,作家把握生活与艺术的标准以及批评家和研究者对作家作品的认定标准,都可能是混乱的。我们对作家作品必须有一个基本要求,不要轻易草率行事。这样来看,对作品的细读阐释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留在我们视野之内。

此外,学者们还注意到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变化对文学经典化的影响,例如如何看待媒体的作用以及文学排行榜的影响等。陈众议认为,当代作品经典化的困难,一是由于资本对文化全方位的介入,二是由于大众消费文化的兴盛。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受到了空前的挤压,一方面表现为文化快餐化趋势加剧,另一方面则是经典的淡出。我们继承下去批评家们神圣的责任,就如同逆水行舟。宗仁发则认为作家作品经典化是一个文学内部的问题,市场对经典化的影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些作家选择的

就是蓄意与公众情趣为敌。瓦莱里称:“我宁愿自己的诗被一个人读一千遍,而不愿被一千个人读一遍。”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经典,而后者是流行。还是要先回到内部,解决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看我们在经典化的过程中能做什么,比如说真诚地批评作家作品,或者批评家之间展开真诚的对话等。

铁凝认为,对“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和文学史研究的创新”进行研讨很有必要。她谈到,“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经典化绝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此时的荣耀,这是庄重的文化志业。经过审慎的反思和辨析、持续深入的讨论对话,努力确认我们时代最好的创造成果和经验,把它们肯定下来、传递下去,从而推动我们的文学生生地向前发展。”

对文学经典化的梳理,其意义在于为不同时代树立文学的风向标。但经典并非永远不会被改变,也有一个不断被删改、不断被补充、不断被替换和调整的过程。征途迢迢,关山重重。文学经典化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正是“在路上”的姿态,即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有价值的学术生产,能否对新的知识的产生带来新的可能。(江 潮)

国家大剧院推动
古典音乐进校园

作家文摘

沉浮人生

20周年珍藏本

作家文摘 编

国家大剧院推动
古典音乐进校园

作家文摘

沉浮人生

20周年珍藏本

作家文摘 编

国家大剧院推动
古典音乐进校园

作家文摘

沉浮人生

20周年珍藏本

作家文摘 编

2013年恰逢《作家文摘》创刊20周年,编辑部精选了20年来最具史料价值和阅读价值的内容,集结成《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出版。丛书由《高层寒暑》《沉浮人生》《名人春秋》《决策内幕》《家国往事》《历史真相》6卷组成,以求真实的态度,分别从不同角度还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与收藏价值。